

從《好姐姐》與《姐姐六么》說起



旋轉舞台 徐成

去年末學完《牡丹亭·寫真》一齣後，我們又回到了《紅梨記·亭會》的學習上。班裏不知不覺來了許多年輕新同學，這是大好事，因為越多年輕人喜愛崑曲，崑曲的傳承就有更多人來守護。

學曲越久越覺其博大精深，自己原本那點兒知識根本不夠用了。邢老師上課會講解字音和曲詞典故，但更多的細節則需要自己課下溫習挖掘。比如最近學到《亭會》中趙汝舟唱的《姐姐六么》一曲，便發現許多有趣的細節，於是決定寫篇短記存之。

《粟廬曲譜》中這一曲牌名為《好姐姐》，《振飛曲譜》中則為《姐姐六么》，而明代毛晉編選的《六十種曲》中《紅梨記》第十九齣《初會》（此乃徐復祚的原目）中則作《好姐姐犯》。作為崑曲剛入門者，我不禁好奇為何各版曲牌名有所不同？

《好姐姐》是南曲常見曲牌，七句六韻，字數一般按六、七、四、五、三、七、七分布，而首句還可拆為二、四字兩句。顯然《紅梨記》中的這一首《好姐姐》並不符合原本的格律。《好姐姐犯》一名說明這一曲牌是「犯調」而來的。傳統音樂中的「犯調」概念，一般指調域或調式的變換。但在戲曲音樂中則指「集曲」，即將一些不同的曲牌拆解重組為新曲牌。因此這首《好姐

姐》並不是原始曲牌，而是經過集曲處理的。而《姐姐六么》這一名稱則說明它後半段拼接的是《六么令》。「么」為「幺」的異體，而《六么令》最早可追溯至唐代教坊曲名，後演變為詞牌及曲牌名。南北曲中皆有此曲，但字數與詞牌不同，互相之間亦不同。《姐姐六么》前四句格律取自《好姐姐》，後三句取自《六么令》。第一句「我是鑽穴藍橋尾生」有八字之多，則是因為「我是」二字乃襯字，不是正字。傳奇作者為表達曲意，常在旋律允許範圍內增加襯字，這些字是不計入曲牌格律裏的。

集曲是明清傳奇作家非常喜歡的操作，當時出現了不少東拼西湊的曲牌。《桃花扇》作者孔尚任對此不太滿意，他在《桃花扇凡例》中說：「曲名不取新奇，其套數皆時流諳習者；無煩探討，入口成歌。」如此推斷，他想必是不會太喜歡《紅梨記·亭會》的，畢竟該齣十三首曲子，集曲多達八首；演出本一般只有十一首曲子，其中集曲佔七首。

明白了《姐姐六么》的來歷，又發現這首曲典故頗多，不過說來說去都是趙汝舟的求愛鬼把戲。第一句「我是鑽穴藍橋尾生」有三個典故。「鑽穴」語出《孟子·滕文公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逾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

此處的意思即為私會偷情。「藍橋」則語出唐代裴鉞的小說《傳奇·裴航》，乃裴航為娶雲英而攜藥之所在。藍橋也成了古典文學中情人相遇處的代名詞。費雯麗（Vivien Leigh）主演的Waterloo Bridge當年譯為《魂斷藍橋》便是巧用典故的範例。「尾生」出典於「尾生抱柱」，是《莊子·盜跖》中盜跖與孔子對話時提到的一個人物。他因與一女子相約橋下，結果女子未到河水卻暴漲，尾生不肯離去，於是淹死。後人常用尾生來形容對愛情堅貞之人，元雜劇中還有將尾生和藍橋混為一談的。

第二句的「警跡人」是元朝的一種刑罰制度，即犯盜竊而罪不至死者，在項、臂刺字，列入特殊戶籍，即為「警跡人」。這一制度明清兩代均有不同程度的沿襲。後文的「相如薄幸」說是司馬相如「一朝將聘茂陵女，文君因贈白頭吟」（李白《白頭吟》）的故事，但大漢賦家是否為薄幸渣男則仍有爭議，畢竟《西京雜記》類似於當年的八卦雜誌，裏面的故事大部分不可信。第三句「真誠是何郎面粉」說的是三國時期玄學家何晏的故事。他以美貌著稱，膚白若敷粉，《世說新語》裏《容止第十四》說道：魏明帝曹叡懷疑其敷粉，故意大夏天賞他吃熱湯餅，結果何晏朱衣拭汗反而面色皎然。後世常以「何郎面粉」形容男子美貌。

第四句「韓生香氣凝」說的是韓壽與西晉權臣賈充之女賈午的愛情故事。賈午將晉武帝司馬炎賞賜賈充的異國奇香偷贈韓壽，「韓壽偷香」亦成了男女私會的代名詞。但其實偷香的不是韓壽，而是愛慕他的賈午。古人所謂四大風流事便有韓壽偷香，其他三件則為相如竊玉、張敞畫眉和沈約瘦腰，不過細究起來裏頭封建糟粕可不少。

後面幾句無甚典故，乃趙汝舟自比自誇的語句，一會兒形容自己為狂粉蝶，一會兒形容自己為浪雛鶯（《六十種曲》版本為「鸚」），古代人「浪」起來連現代人都害怕。最後一句「三春獨掌花權柄」也是趙汝舟自誇之句，其中「三春」說的是孟春、仲春和季春，分別對應農曆正月、二月及三月。

充分了解曲詞含義後再拍曲，不僅更能理解劇情和人物，唱起來也更有感覺了。當然字韻為唱曲根本，每習新曲，邢老師都會先教字韻，且她逐字都查韻書，絕不人云亦云，十分嚴謹。

學崑曲真是諸事都馬虎不得，各個細節都有門道，越深入學習便越覺有趣。從而看到現在亂七八糟的新編劇，便越發覺得這麼好的一門藝術若毀在我們這代人手上，那可真成歷史罪人了。

蘇州園林美學展

近日，不少市民走進位於河南省鄭州市的鄭州商代都城遺址博物院，觀看在這裏舉辦的蘇州園林美學展，通過百餘件展品，領略閒雅詩意的蘇式生活。

新華社

市井萬象



綠樹濃蔭夏日長



如是我見 惠軍明

筆觸，在這熾熱的季節裏勾勒出一片清涼的庇護所。

道路兩旁的樹木，濃密的樹冠形成一道道綠色的屏障，將炙熱的陽光阻擋在外。微風拂過，樹葉搖曳生姿，發出沙沙的聲響，彷彿是大自然的樂章，演奏着夏日的韻律。走在這樣的路上，你會感到一種深沉的寧靜，彷彿所有的喧囂都被樹葉的低語消融掉了。

樹與葉的交錯中，生命的痕跡清晰可見。每一棵樹都是一本未完的書，每一片葉都是書頁上躍動的文字。它們以靜默的姿態訴說着歲月的故事，見證着時光的流轉。

無論是矗立在路旁的參天大樹，還是那些剛剛抽出嫩芽的小樹苗，它們的生命力是如此旺盛，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詮釋着生命的尊嚴和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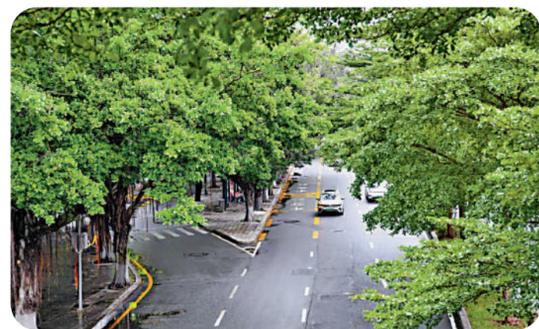
陽光穿過葉間的縫隙，灑在地面上，形成一片片斑駁的光影。踏着光點走在這條路上，彷彿走進一個神秘的世界裏。林蔭道上，散步的行人絡繹不絕，他們的臉上都洋溢着欣喜和寧靜。人們時而在樹蔭

下小憩，聆聽着樹葉的低語，深深呼吸着新鮮的空氣，感受着大自然的饋贈。他們的身影與周圍的景色融為一體，形成了一幅和諧的畫面。

當急雨起時，樹葉間噼啪作響的聲音如同遠古的詩篇，繞着行人的耳畔，那些古老的詩句帶着歲月的沉澱和時光的印記，讓人回味悠長。夏日的雨來得快去得也快，不久便停了，世界又回歸了寧靜，只剩下樹葉上滑動的閃亮水珠。雨過天晴，林蔭之下土壤濕潤，芳草野花嬌嫩欲滴，無數的昆蟲們又開始忙忙碌碌覓食，蜂蝶又開始起舞，牠們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詮釋着生命的美麗。

濃蔭深處各種鳥兒在枝頭跳躍鳴叫，牠們的歌聲與樹葉的低語交織在一起，形成了一首夏日的交響曲。夏日林蔭道上的每一處風景都充滿着生命的活力，每一個生命都在用它們的方式彰顯着自我的存在。

這個夏日，就如同這條綠蔭下的道路一樣悠長。陽光、微風、急雨、樹木、行人、鳥蟲……一切都在這片綠色中交織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和諧而美麗的世界。在這裏，你可以聆聽到大自然的聲音，可以感受到生命的尊嚴和力量，可以欣賞到生命的美麗和價值。這就是我所熱愛的夏日，這就是我心中的綠蔭下的悠長夏日。



夏日林蔭道。

新華社



燈下集 陳安

似乎尚無人把保羅·奧斯特（Paul Auster）稱為「平民作家」。作為其長篇小說《布魯克林的荒唐事》的譯者，筆者通過採訪、翻譯，深感他平易近民，關心民瘼，作為紐約布魯克林的一個普通市民，每天在為平民百姓寫着小說，寫他們的困惑、疾苦，寫他們的快樂、嚮往。《紐約三部曲》是他的小說代表作，也可說他自己在紐約演奏了自己一生的序曲和終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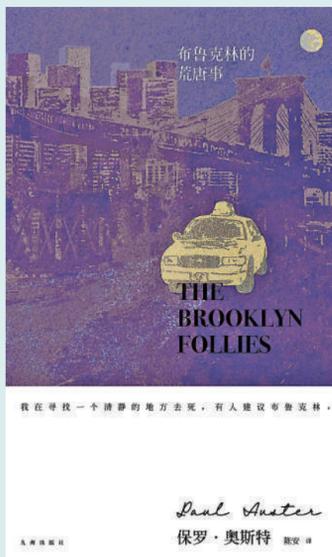
一年多前，他的妻子、作家希莉·胡斯威特就在網絡上透露他罹患肺癌。喜愛他的眾多讀者自然衷心祝願他戰勝病魔，早日康復。但今年四月的最後一天，他在布魯克林家裏與世長辭，享年七十七歲，令人痛惜。

奧斯特生於新澤西州紐瓦克一個猶太家庭，曾在哥倫比亞大學修讀碩士學位，去法國學習法語並翻譯法國文學作品。他的母親是布魯克林人，他自己在四十六歲那年遷居母親的老家，很快喜歡上了布魯克林的多元和渾樸。

《布魯克林的荒唐事》寫的是「我」，退休後患了癌症的人壽保險經紀人內森·格拉斯，書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在尋找一個清靜的地方去死。有人建議布魯克林。」他也就移居到了布魯克林。奧斯特自己似乎也早就考慮「尋找一個清靜的地方」，現在似可說，布魯克林正是他為自己尋找的清靜之地。

《布魯克林的荒唐事》中譯本二〇〇八年內地在問世，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了兩版，浙江文藝出版社出了一版，之後又有九州出版社出了一版，之所以受中國讀者歡迎，我想有下述原因。

奧斯特用熱情的筆寫着普通通的中下層紐約人，寫他們的真情實感，用犀利的筆寫許多社會問題，寫社會的幢幢陰影。有人讀了譯本後對我說：「這個社會不有點亂七八糟嗎？」是的，作者之筆觸及種種社會弊端：貪婪謀財，宗



▲保羅·奧斯特著《布魯克林的荒唐事》。

教欺騙，家暴離婚，婚外戀緋聞，等等。但可貴的是，奧斯特發現了許多問題的癥結，看到往往是因為人與人之間關係冷漠，彼此缺少關心、幫助，所以才亂象叢生。他於是借內森的言行告誡人們，希望人與人之間有更多的理解，有更多的愛心，即使我們身上有這樣那樣的缺陷失誤，即使我們會幹出這般那般的蠢舉愚行，但只要大家互相信賴，互相愛護，我們的生活便可改弦更張，我們便可重新生活得到愉快幸福。事實上，讀着這本書，我們不是感到越來越悽慘、悲涼，而是感到越來越溫馨、愉悅。

奧斯特着重刻畫了內森身上的好品質：懂得尊重別人的生活，用寬厚的胸懷對待周圍與己不同的人，不同的生活方式只要不影響他人的生活就不應該受到歧視或干涉。他從自己風波迭起的生活感悟到了人生的真諦，懂得了生命的珍貴，懂得了愛情、親情和友情的重要，便以自己的行動去幫助別人得到慰藉和溫暖，我們讀着讀着也就忘了他是一個到布魯克林來尋找終老之地的絕症病人。

平民作家奧斯特

書中有個來自牙買加的男孩，身穿女式服裝，能歌善舞，有人會說他是「人妖」，可內森從不以這種話來歧視他，卻從他身上發現了單純淡泊、知恩重情的品德，尤其在財富面前更顯得超凡脫俗，堅決拒絕有人贈予他的遺產。

奧斯特的生花妙筆也是大家喜歡其作品的原因。《布魯克林的荒唐事》是我首次嘗試翻譯英語文學作品，卻沒有太多聾眉蹙額，而是有點喜逐顏開，因為此書情節引人入勝，氣氛懸疑緊張，對話扣人心弦，用英文慣用語來說，是一本「page-turner」的書，即可以一頁一頁很快翻過去、想一口氣讀完的書，我也就有興致一頁接一頁很快譯下去。他又是個真正熱愛、研究文學的人，順便就把古今文學家及其名著、軼事描述進去，小說也因此而更富文采，更有思想。

採訪奧斯特，更使我覺得他是個平民作家。他不住在曼哈頓的豪華公寓或長島的優雅別墅，而是住在布魯克林第七大道附近一條普通的街道，一棟普通的褐石小樓房。我印象中他家裏毫無奢華之物，倒不是家徒四壁，但室內傢俱確實樸實無華，平平常常。他告訴我，在這個家附近他還有一所專用來寫作的房子，在那裏不用手機，不用電腦，不打電話，我也就能想像，他在那裏完全是伏案筆耕，心無旁騖，自然不必用奢侈品來分他的心，他也就寫出被譯成三十多種語言的作品，獲得國內外許多大獎。

我把網上一段評論《布魯克林的荒唐事》的文字念給他聽：「這是保羅·奧斯特的最熱情、最有生氣的長篇小說，是一支普通人光榮而神秘生活的讚歌，感人而令人難忘。」聽我念完後，他高興地笑了起來，說他沒有讀到過，也沒聽說過。他不上網，不在乎別人的評論，也就一心理頭寫他的書了。

這部小說寫於紐約「九一一」事件之後，書中內森要為死難者寫書的願望其實也就是奧斯特的願望。他寫道：「永遠不要低估書本的力量。」

奧斯特現在走了，我相信，他留下的書具有持久的動人力量，會繼續激勵人們懷着信念，懷着希望，去更好地學習，更好地工作，生活得更加美滿。

青春夢



人生在線 延靜

再說從維熙，寫了《七月雨》後，連

續又寫了幾個短篇。後來轉到《北京日報》當記者，我還見到過他一次。後來「反右」鬥爭，他們兩人都被「下放」，從維熙去了山西，劉紹棠去向不明。

天津有個《天津日報》，每周出一名副刊，由著名作家孫犁主編。他也是為了培養新一代作家而不辭勞苦。劉紹棠、從維熙的作品都在副刊上發表。

北京二十五中分兩院，初中部在燈市口西頭，高中部在東頭，我當時正讀高中。那是一個大的院落，有幾層院子，正中的是圖書館。每到副刊出版的當日，我

就急急忙忙去圖書館，找《天津日報》，找他們的作品。

我當時一邊給《北京晚報》投稿，一邊模仿他們的寫法，但大部分稿件都給退了回來。

當年考大學很不容易，很多人被刷下，我正為此擔心。正在這時，教務主任找我，說「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招生，學習小國語言，問我願意不願意報考」。我聽罷樂不可支，當即同意。

就這樣，我走上學外文之路，投身外交事業，不過我沒有忘記我曾做過的青春夢。